



黛綠年華·飛揚情思

金小雛

無悔的愛情  
只爲你是我的曾經……

# 二十歲的初戀





希代文叢

313

# 二十歲的初戀

金小雛◎著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 
發行

二十歲的初戀／金小雛著．——第1  
版．——臺北市：希代，1993〔民  
82〕  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希代文叢；  
313）  
ISBN 957-544-516-3（平裝）

857.7

82005534

## 二十歲的初戀

作者：金小雛

發行人：朱寶龍

行政總編輯：林淑華

執行主編：周景音

出版者：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
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
電話：7911197·7918621
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
郵撥：0017944-1

排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電話／(02)5363181 傳真／(02)5367810

1993年9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544-516-3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無悔的心 眷戀的情  
在年少夢幻中  
伴我共度  
青澀的歲月



## 給貓的一封信

金小雛

貓——

原諒我。

當妳見到這本書時，一定會很驚訝地說：「雛——妳……」接下來會因為激動而說不出話來，而我則是心情複雜地呆站一旁，等待妳的審判。

沒有問過妳的同意，就寫下了妳的故事，是我的錯。

我抱歉——雖然我知道妳究竟會原諒我。

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，星期六晚上。

我和鳥興匆匆地搭車到了妳住的地方，決定今晚又要三個連體嬰擠死在妳的雙人床上。一進門，歡迎寫在妳臉上，我和鳥的背包都還沒放下，就開始和妳爭吵著今晚睡覺的位置。又是我贏，可以睡外面；鳥當然搶到睡裏面；中間位置最差，每次都被兩邊擠得受不了，妳也很認命地接受了。

十一點半，決定去通化街晃夜市。「三貼」在一輛五十CC的車子上，引擎發出了很痛苦的聲音；爲了一輛恰好經過的巡邏警車，我們嚇得差點撞車。

晃累了已是第二天凌晨，我們買了一堆零食、飲料回去。一口氣衝上六樓，並躲進了妳的房間，迫不及待撕下平日偽裝的淑女面具，三個人據地大吃大喝。

酒酣耳熱之際，妳把隱藏了一年的故事告訴了我們。

整整一年的愛情故事，還有妳的心路歷程。

我和鳥早已呆在一旁，不知所措；妳幾度的熱淚盈眶，善解人意的我們都故意忽略了。凌晨五點，天色毫不遲疑地亮了起來，我們滿懷心事地迎接了曙光。

我們坐在地板上，一夜沒睡。



從高一認識妳至今六年。

我們三個一起面對聯考，一起考上了不同的大學。由於校風不同，彼此有了全然相異的際遇。

也許，化爲文字的結果，沒能將妳的故事完全寫真；甚至，結局也有出入……但是，我想把這本書獻給妳——

貓——我心中的葉新亭。





## 二十歲的初戀





## 第一章

獨自走在人行道上，葉新亭無聊地數著腳下的紅磚塊……24、25、26……29……？  
真乏味，可不是？

到台北唸大學已經一年了，在學校的附近租房子，品嚐過許多歡笑淚水，更學會了獨立生活。課業上馬馬虎虎算是過得去，她一向不是那種可以爲了考試熬夜通宵的乖寶寶，只想維持一個水平，沒有太大的雄心壯志。

她在乎的不是這些。

上了大二，開始有了些情緒上的轉變，是倦怠感嗎？或者是吧？對於一切她總是懶懶的

提不起勁，天天上課、下課、上課、下課……周而復始，葉新亭怕透了這種規律。對了，就是「規律」，如果生命只是無窮盡的一成不變，那活一天和活一百年有什麼差別？曇花一現的絢爛才是剎那間的永恆。

愛情對於她是這麼遙不可及。

一百六十分、靈活的眼睛、秀氣的鼻子、弧形美好的嘴，葉新亭算是條件還不錯的女孩子。畢竟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滿街都是林青霞與鍾楚紅，這只是小說中滿足讀者的幻想而已。國中高中的那些同年紀的追求者，她雖然也曾經好奇過，但一直是保持著沉默的拒絕。兩個都還在讀書的少男少女，要在不自由的環境下去體會自由的感覺，這實在好笑，戀愛應該是大學生活中的專利品吧？她這麼告訴自己。

大一她開始了正常的人羣生活。由於她唸商學院，男女人數各半，不再是一面倒的同性團體，她學會如何與男孩子相處。葉新亭開朗的個性吸引了不少注意力，這其中不乏想要進一步交往的友情，卻都因為她的逃避而淡化下來。什麼是男朋友？什麼是男的朋友？葉新亭身旁充滿了各型各類的男性朋友，但是就沒有那種光與熱的感覺，沒有刺激，也缺少感動。

愛情不是假設就可以揣摩想像，或許她是先預設一個藍圖，以至於無法接受在她想像外的感情，混淆了她的情感觸角。想像與現實總是有差距，她很難認同於這種真實：浪漫、鮮

花、燭光晚餐……彷彿都是愛情的同義詞，缺少了這些就好像不是戀愛似的。

嘆了口氣，葉新亭原本數著的紅磚塊數亂了，踢走一塊小石子，她大步大步的往學校走去。

十點十分，嗯，還好，沒遲到。進了教室，亂烘烘一片，人聲鼎沸。剛開學嘛！難免會比較紊亂，連老師都還沒到，整個教室充滿了新鮮、笑語，還有在每一個角落熱鬧的氣氛。葉新亭瀏覽了室內幾眼，隨意挑了一個中間偏右的座位坐下。人都還沒坐妥，冷不防被張婉寧拍了肩膀一下——

「新亭——」聲音是誇張帶點興奮的，「這幾天死到哪去啦？怎麼上課沒看見妳？」婉寧是她滿要好的朋友。

「不都來上課了嗎？」新亭翻了翻眼，「只不過都坐在教室後面，妳沒看到而已。」張婉寧在她身旁坐下。

「怎麼啦？這麼沒精神？告訴妳喔——」張婉寧略為神祕地壓低了聲音，「我們班大一下的微積分很多人被當掉喔！」

「真的?!……」新亭不感興趣地回答，抬頭看了看四周的同學，「怎麼多了些新面孔？來旁聽的嗎？」

「誰？誰？妳說誰？」張婉寧緊張的聲音，她略微起身四處張望，然後就像發現新大陸地怪叫，「我知道，妳在說李頌平，對不對？對不對……？」手指向左前方一個站著與人說話的男同學。

「他是誰啊？」新亭不解地問，並順著婉寧手指的方向看。

「唉唷，不知道嗎？」婉寧眉心打結，「他是我們的新同學，北士商插大的，成績很好喲！可能大我們幾歲吧？好眼光！長得還滿帥的，妳真是慧眼識英雄！」

「嗯！插大考進來不簡單……」新亭的眼光再次轉向他，只能看到側面，約一百七十八公分吧？目測也許不太準，略鬆的頭髮下有一個削瘦的臉龐，戴著一副金框眼鏡，邊說話還一邊翻著書，頗有書卷氣。

「我們班三個插大的新同學就屬他最好看，是吧？」婉寧擠擠眼，頗富含意地笑著。

「妳說他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哦！他叫李——」沒想到婉寧一起身，朝著他大叫一聲，「喂！李頌平，有美女要認識妳！過來一下！」

新亭暗叫一聲不妙，這豈不尷尬！那男孩回過頭對她們兩個笑一笑，又回過頭去繼續說話。

「喂——妳也太誇張了，又不認識他——」新亭略微不滿地抱怨，順用手用筆敲了她一下。

「就是不認識才要介紹啊！」婉寧杏眼圓睜，「其實我昨天和他說過話，他很可愛喲……」

「算了吧！妳都死會的人還想活標嗎？」

婉寧有一個交往了半年的外校男朋友，每次都戲稱「我們家那口子」，感情好的很。

「葉新亭——」婉寧瞪著她，「妳少破壞我的行情了，騎驢找馬的道理妳不懂嗎？」

「誰說是驢，其實在妳心中他是千里馬！」新亭揶揄她。

「妳少來——」新亭作勢要拿書砸她，正當兩個女孩子鬧得不可開交時，那男孩子走了過來。

「很抱歉，剛剛和小陶他們聊天，沒有馬上過來——」他露出爽朗的笑容，現出一排整齊的牙齒，「嗨！妳們好，我叫李頌平，這學期剛考進來。」

他臉轉向婉寧，「我們昨天說過話，妳叫張婉寧，對不對？」並露出一個得意的笑容。

「哇！好棒喲，」婉寧像孩子般地高興，「記憶力不錯，嗯！替你們介紹一下，她叫葉新亭，怎麼樣？漂不漂亮？」



「婉寧——」新亭掐了她一把，「妳別聽她胡扯，剛進來習慣嗎？」她想轉移話題。

「嗯！還可以適應，」李頌平轉過身面對她，「除了有一些硬體設備不熟悉，大致上沒問題，謝謝妳！」他作了一個感激的表情，並在旁邊坐了下來。

「那不錯嘛。」新亭別過臉去，因為她相信自己一定有點臉紅，真是細心的男孩子，一下子就感覺到別人的關懷，並且很有禮貌。由於他坐在身旁，新亭才有機會再仔細打量他的五官：單眼皮，但眼睛大而有神，金框眼鏡架在高高的鼻梁上，頗為斯文，薄薄的嘴唇看起來很有自信，但略鬆的頭髮又顯得調皮，到底是怎樣的個性呢？……

「你頭髮是燙的嗎？」顯然婉寧也注意到了。

「不，是自然鬆。」他眨眨眼笑著說。

「喂！妳們在調查戶口啊？」陶德遠加入了談話，「拜託妳們，少欺負李頌平吧！我國中同學吔！」他順勢搭著李頌平的肩，很輕鬆地說。

「這麼巧！」新亭饒富興味地看著兩個人。

「有緣嘛！我高中畢業沒考好，就去服兵役，沒想到他後來考插大，註定又要同窗。」

「哇！李頌平你真是衰到家了，」婉寧促狹地看著李頌平，「上輩子造了孽得跟『逃得遠』當同學。」